

〔英〕华特·司各特著

爱丁堡监狱

下 册

吉林人民出版社

爱丁堡监狱

下 册

〔英〕华特·司各特著

陈兆林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Sir Walter Scott
The Heart of Mid-Lothian

据《人人丛书》1951年版译出

爱丁堡监狱

(上、下册)

[英] 华特·司各特 著

陈兆林 译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22印张 衬页4 440,000字

1980年1月第1版 198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680册

书号：10091·744 (上、下册)定价：1.90元

第二十七章

难以捉摸的怪思想，

在爱人的心头闪现；

“哎呀！”我暗自在呐喊，

“鲁茜不能三长两短！”

——华滋华斯①

我们的女主人公独自一人继续赶路。离开了邓比戴克斯庄园不久，她抵达一个小山丘，在小丘东麓，一条掩映在交错的赤杨和柳树中的弯弯曲曲的小溪潺潺流过。站在小山丘上她看见了童年时期居住过的乌登德村和常去的比尔谢巴村。她还看见她经年累月放羊的那片荒地和水隈，在那里她和巴特勒曾经用灯芯草为娇惯的美丽的小妹妹艾菲编成王冠和节杖。此情此景一时涌上心头，不禁悲从中来。要是对自己不加克制，她是会坐下来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的。

“当时我知道，”珍妮后来讲起那次长途跋涉时说，“痛哭没有好处，我应当做的事是感谢上帝。他以拿八②作为工具来照顾我、支持我；那个许多人叫做吝啬鬼的拿八却是那样慷慨地援助我，跟流水倾泻它的山泉一样大方豪爽。我同时记起了圣经中关于以色列人在米利巴③犯罪的事：虽然摩西已经使水从磐石中流了出来，让会众们和他们的牲口都喝了，

他们还是发怨言。因此我不能再贪看可怜的乌登德了，那里连烟囱里冒出来的蓝色炊烟都使我回想起一去不复返的往日。”

她怀着这种顺从的基督徒感情继续趑行，将那个令人沮丧的地方抛在后面，逐渐地走近了巴特勒居住的村子。那个位于爱丁堡以南一个山梁上的村子，从树丛中隐约地露出古教堂和它的塔尖。离村子四分之一哩有一座臃肿的方形堡垒，是利伯顿老爷的邸寓。据说那位老爷过去由于德国人的掠夺习性，经常出来掠夺南方运往爱丁堡的各种货物和供应品，弄得那座城市很不安宁。

那个带有堡垒和教堂的村子虽然离开珍妮去伦敦的道路不远，但并非她必经之地。然而那里住着巴特勒，而珍妮早就决定在启程之始见他一面，因为她认为由巴特勒写信给她父亲、把她的决定和希望告诉他最为合适。在充满柔情的心里她还可能隐藏着别的原因。她希望在即将远行的时刻再见她初恋时期的情人，她深知这次远行的种种危险，虽然她决不让它们影响她的意志或削弱她的决心和劲头。一个出身门第比珍妮高的少女要是去看望情人那会显得轻率，显得不合社交礼节。不过她是一个心地单纯的农村姑娘，没有讲究繁文缛礼的习惯，因此觉得在踏上征途之前去向她初恋的情人话别，没有什么不当之处。

她走近村子时，另外一个念头十分沉重地压在她的心坎上。在开庭那天，她曾经急不可耐地期望会见巴特勒；她想，姑且置对于她的关心不论，他也应设法去那里对他那位老朋友和年轻时期的保护人表示安慰和支持的。她完全知道他的行

动受着限制，但是她想他总能找出脱身的办法，哪怕是一天也好嘛。总而言之，正如华滋华斯对爱人不在身边时的胡思乱想所描绘的情况一样，巴特勒没有露面的唯一原因一定是他重病在身。这个想法把她紧紧地缠住；当她向一个头顶牛奶桶的少女打听她情人的住处、朝她所指的一座他住在其中一小间的茅舍走去时，她一想到问起他的健康情况可能听到的回答就感到不寒而栗。

不幸她所担心的事情被证实了。体质本来就很虚弱的巴特勒，由于经历了前面叙述过的悲剧性的事件，身体过度疲劳，精神也万分痛苦，所以不久便被折磨得无法支撑下去。他的人品受到了怀疑——这个精神上的创伤，对他的磨难是难以忍受的。

使他感到最残忍的又一桩事情是治安推事绝对禁止他同丁斯一家人有任何接触。很不幸，那些官吏认为罗伯逊可能试图通过巴特勒再一次跟那家人搭上关系，因此他们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虽然治安推事采取这种措施并非出于刁难人或损害人的动机，但对巴特勒却是残酷无情的。他感到他最心爱的人对他一定会产生很坏的看法，觉得他忘恩负义——而忘恩负义却恰恰是他所深恶痛绝的。

一颗受伤的心，再加上这一摧残身体的精神负担，使他染了热病，烧一直不退，终至卧床不起，连到小学去从事他赖以谋生的教学工作都无能为力了。幸亏这所小小的教区小学的主任教员老怀克拜恩先生对他深有好感。他懂得助理教师巴特勒的贡献和学识，了解他在提高学校的威望上面所起的重大作用；此外，他本人多少有点文化修养，对于古典文

学多少有点鉴赏力，所以每当辛勤的教课之余，喜欢和他的助手一起津津有味地读几页贺拉斯和朱文纳尔^④。趣味相投产生了同情，因此他对于巴特勒日愈加重的病势十分关心，一定要他的助手安心养病，而自己却努力担负起早上所有的课程；同时还给病人以他自己无法解决的必需的照顾，并且向他提供种种方便。

巴特勒的情况就是这样：他赖以糊口的教学工作已经无力进行下去；更不幸的是还要为他在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们的吉凶祸福提心吊胆，千思万绪，苦痛莫名；到后来又传来了艾菲·丁斯被判处死刑的消息，真使他肝肠寸断，五内若焚了。

这个噩耗是住在同村的一位原来的大学同学告诉他的。那位同学在开庭那天目睹了那幕令人心酸的场面，因此能够将当时惊心动魄的恐怖情景摊开在他饱受忧患的心灵面前。听到这么吓人的消息以后，他夜间根本闭不上眼睛入睡。他被接连不断的可怕幻象所纠缠，直到天亮，正在迷迷糊糊地发着烧。这时一匹不识时务的笨驴把他叫醒了，徒然使他如焚的忧心火上加油。

那个不速之客并非别人，乃是巴托兰·萨德尔垂。这位自作聪明的尊敬的商人曾经守约去往麦克洛斯基酒店，同普拉姆达马斯等几位邻居就阿盖尔公爵的演说、对艾菲·丁斯的判决是否公正、她没有任何可能获得赦免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那些聚在一起的睿智之士争论得面红耳赤，喝得酩酊大醉，以至于到了第二天巴托兰的脑袋仍然晕得——用他自己的话说——象“一堆杂乱无章的令状。”

为了让头脑清醒些，使思维能力恢复正常，萨德尔垂决定一早骑马出去吹吹风。马是由他、普拉姆达马斯和另一个可敬的店老板三人摊款合买来饲养以供平常日子办事或消闲解闷之用。因为萨德尔垂的两个孩子是怀克拜恩的寄宿生，又因为他喜欢同巴特勒交往，所以就策马朝利伯顿驱去。结果，如前所说，他的访问徒然增加那位不幸的助理教师的烦恼——对于这样的事情伊慕琴颇有切肤之感地怨诉道：

“那个傻瓜把我纠缠，
使我又气又恼又心烦。”⑥

对巴特勒来说，如果世上还有什么东西能在辛酸之中增添一分苦恼的话，那就是萨德尔垂所选中借以大发议论的话题了，那就是：对艾菲·丁斯的审讯和对她判处死刑可能予以执行。他的每一句话就和丧钟的阵阵响声和仓鸮的啼叫一样敲打着巴特勒的耳鼓。

珍妮来到她爱人的简陋住处时不由得站住了；她听见萨德尔垂在屋里正在放声地高谈阔论着。

“请相信我说的，巴特勒先生：结局就是那个样子。没有办法可以营救她。她只有被穿鹊雀服的汉子⑦解往刑场。我为姑娘惋惜，但是法律不能违抗——

‘国王万岁，
法律明畏，’

这是贺拉斯的诗句，是《诗集》中第几首诗我已经记不清了。”

巴托兰居然能将冷漠无情同幼稚无知体现在一个句子里，使巴特勒痛苦得不禁呻吟起来。但是萨德尔垂是个乏味的人，这类人有个独到的地方，就是哪怕听话的人厌烦得受不了，他仍然麻木不仁地絮叨个没完没了。他继续残忍地卖弄他法律上支离破碎的知识，直到最后自高自大地问巴特勒：

“我父亲没有送我去乌德列支不是件憾事吗？我不是错过了象老格伦威金那样成为出色的法学家的机会吗？你怎么不吭声，巴特勒先生？我不可能成为出色的法学家吗，老弟？”

“我真的不了解你，萨德尔垂先生，”被逼问得没有办法的巴特勒答道。他吃力地讲出来的微弱声音立即为巴托兰的驴子般的响亮叫声所淹没了。

“不了解我，老弟？法律家这个拉丁词就是律师的意思，不是吗？”

“我从没听见这样说过，”巴特勒同样沮丧地答道。

“你居然没听过！老弟，要知道这个字是今早我亲眼在克洛斯迈鲁夫先生的一分节录中看到的。你瞧，这不是吗：出色的有经验的法律家。这是拉丁词，因为印成了斜体字。”

“哦，你说的是法律顾问——你刚刚说的那个字是法律顾问那个词的缩写。”

“不会，老弟，”萨德尔垂坚持说。“除了判决书别的是不用缩写词的。这份节录是关于大街上马丽·金的院子的屋檐雨滴权利的，就是说，*tillicidian*⑦。”

“可能你对，”可怜的巴特勒被那位叫叫嚷嚷的固执的客人缠得没有办法，只好回答说，“我现在不能和你争论。”

“没有人能和我争论，没有人，巴特勒先生，虽然我这样说也许不合适，”巴托兰十分开心地说。“现在离你去上课还有两个钟头；既然你不舒服，我可以陪你坐坐，免得你寂寞，我可以解释一下 *tillicidian* 的道理给你听。你一定知道克洛姆比太太那位请愿人，她为人正派，是我的朋友。我支持她打这场官司，帮她起诉。我相信她打这场官司一定有面子，不管结果是胜诉还是败诉。我们的房子比隔壁人家的低，因此应承担 *tillicide*，就是说不能不让经过水槽流下来或因为下雨流下来的水滴到我们的房子上。可是不久前来了个不懂事的高地姑娘，夜里从高房子——就是麦克范尔太太家——东边一扇窗子把污七八糟的脏水倒了下来。两个老太婆本来要和解了事的，因为拉基·麦克范尔打发了那个姑娘来告诉我的朋友克洛姆比太太，说因为出于对站在窗下两个正在用盖尔语^⑧讲话的高地人的尊重，所以没有从该泼水的窗子泼水。克洛姆比太太算是运气好，因为我刚好来到了，把她们的谈话打断。我说这桩事必须去法院解决。我们把麦克范尔太太叫往法院。那个高地来的野丫头还想溜，被我叫道：站住……”

萨德尔垂被门口的讲话声打断——不然的话他的关于这场重大官司的详细叙述要把可怜的巴特勒的休息时间给全部占去了。巴特勒住屋的女房东刚去井边打了罐水回来，发现我们的女主人公珍妮·丁斯站在门旁：后者听着萨德尔垂口若悬河的议论感到十分烦躁，可又不想在他告辞之前进屋去。

好心的妇人缩短了她踌躇不决的时间，问她说：

“你找我还是找那位先生，姑娘？”

“我想和巴特勒先生谈点事情，如果有空的话。”

“请进屋吧，姑娘，”女房东说。她推开门，通知有新的来客，说：“巴特勒先生，有位姑娘想找你谈谈。”

珍妮随着通报声走进巴特勒的屋子；巴特勒的惊讶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要知道她平常离开家绝少超过一哩啊。

“哎呀，糟糕！”他从椅子上跳起来说。他的因疾病而变得苍白的双颊在激动中发出红润的颜色。“必定又出了新的祸事了！”

“没出什么事，巴特勒先生，除了肯定你已经听到的事以外。唉，看你病成这个样子！”他脸上一时的潮红没有逃过她充满深情的眼睛。她发现那种红色是疾病和忧患摧残她的爱人所产生的痕迹。

“不，我没有病，我身体很好，”巴特勒急切地说。“我不能帮你，珍妮，或帮你父亲做点什么事？”

“当然能帮忙，”萨德尔垂说。“这一家如今可以说只剩两个人了，可怜的艾菲已不能列入限嗣继承的范围。但是珍妮姑娘，什么事使你一清早就到利伯顿来？你生病的父亲不是还躺在拉肯布斯吗？”

“我父亲有事叫我来找巴特勒先生，”珍妮为难地说。但她立即为自己编了这句谎话感到害臊：她的天性十分尊重、十分珍惜说真话的诚实态度，她的这种态度跟战栗派教徒^①几乎毫无二致。她改正说：“我是说我要找巴特勒先生谈谈有关我父亲和可怜的艾菲的事。”

“是有关法律的事吗？”巴托兰说。“如果是法律问题，你

与其请教他，不如请教我。”

“不是法律上的事，”珍妮说。她很明白，要是让萨德尔垂先生知道她远行的真相，那是有许多不便之处的。“我只是想请巴特勒先生帮我写封信。”

“那很好，”萨德尔垂说。“只要你告诉我你要说什么，我就口授给巴特勒先生，由他动笔，象克洛斯迈鲁夫先生口授，他的秘书动笔一样。请准备好笔和墨水，巴特勒先生。”

珍妮看着巴特勒，又苦恼又焦躁地绞扭着手指。

“萨德尔垂先生，”巴特勒觉得有必要无论如何必须将他摆脱，“我看如果你不去听听你的孩子怎么回答课堂上的提问，怀克拜恩先生多少会见怪的。”

“说得对，巴特勒先生，真是那样。我还答应过替孩子请半天假，让他们看看绞死人是回什么事，那对他们幼稚的心灵只会有好处。谁知道他们自己以后会干出什么名堂来。嗨，我忘记你在这里了，珍妮·丁斯；不过你也该习惯于听人家讲到这种事情。巴特勒先生，让珍妮等一下，我去一会儿就回来，只消十来分钟。”

他作了很快就会回来的不受欢迎的保证之后离开了，终于使他们免除了那个十分尴尬的局面。

“鲁本，”珍妮说，她感到必须赶快抓紧萨德尔垂走开这个机会说明她之所以来利伯顿的原因，“我就要动身出一次远门——到伦敦去，去请求国王和女王开恩赦免艾菲。”

“珍妮！你全然是说胡话呀，”巴特勒万分吃惊地说。
“你去伦敦！你想同国王和女王讲话！”

“那又有什么呢，鲁本？”珍妮由于天性的单纯而十分安

详镇静地说。“归根到底，他们也不过是凡人；他们的心也一定和大家一样是血肉构成的。就是铁打的心肠也一定会为艾菲的遭遇所感动。此外，我听说他们并不象詹姆士党人所描绘的那样是两个邪恶的人。”

“你说的对，珍妮，”巴特勒说。“但还有他们的气派，他们的扈从，觐见的困难呢？”

“我通通考虑过了，鲁本，但我决不让它们挫折我的勇气。当然他们一定衣着华丽，头戴王冠，手执金杖，象圣经中述说的那位面朝王宫大门、端坐在御座上的伟大的亚哈随鲁王^⑩一样。但是我心中想的是我在做我应当做的事，我就有勇气；我相信我有足够的力量把我的目的说出来。”

“唉！唉！”巴特勒叹着气说，“如今当国王的并不坐在王宫里处理公事，现在已经不是宗法族长时代了。对于宫中的礼仪，珍妮，我和你都没有经历过。但是根据书本和人们的谈论，我知道英国国王是由他的大臣处理政务的。”

“只要他们是公正的敬畏上帝的大臣，”珍妮说，“那么对艾菲和我都是好事。”

“你连宫廷方面的一般字眼都不懂，”巴特勒说。“所谓大臣，不是指教士，而是指国王的臣仆。”

“那当然，”珍妮回答。“我相信他的臣仆一定比达尔坎兹公爵夫人的手下人多得多，而且大人物的仆人总是比主人傲慢。不过我会穿戴得整整齐齐的，送他们一点小钱作为见面礼，就好象我是去王宫观光一样。如果他们不肯答应，我就告诉他们我是为了跟性命有关的重要事情进去的，这样他们就一定会带我觐见国王和女王了吧？”

巴特勒摇了摇头。

“唉，珍妮，你这纯粹是胡思乱想。不通过一位显要的大臣说情，你是绝对见不着他们的；即使是那样要见到他们也很困难。”

“嗯，不过只要你帮一点小忙，”珍妮说，“说不定我可以做到那一步。”

“我帮什么忙，珍妮！这是彻头彻尾的白日做梦呀。”

“不是什么白日做梦，鲁本。你不是告诉过我，你爷爷（我父亲向来很厌恶他）从前对那位麦卡拉莫的先辈、当时的罗恩勋爵帮过大忙吗？”

“对，帮过，”巴特勒认真地说。“这我有证明。那我就给阿盖尔公爵写信吧——他不仅以勇敢的军人和忠诚的爱国者闻名于世，而且人人都说他是位厚道的好人。我一定恳请他营救你妹妹免除这场另人痛心的结局。虽然成功的把握小得可怜，但是我们决不能放过任何机会。”

“我们必须抓住一切机会，”珍妮说。“不过依靠写封信是不行的。信没有眼睛，又不能开口祈求、恳请和哀诉；只有人的声音才做得到那一步，才能打动别人的心。一封信就象弹钢琴的小姐和太太手边的乐谱一样，乐谱跟唱出的歌子和弹出的曲子比起来不过是些黑色的点点罢了。只有亲口讲出来的话才会产生效果，别的办法都是不中用的，鲁本。”

“你说得对，”巴特勒变得坚定起来说。“我希望这是上天对你善良的心和坚定的勇气启示的唯一可能营救不幸姑娘的办法。但是珍妮，你不能单独一人去从事这次最危险的长途跋涉。我和你利害相关，我决不能让我的珍妮去冒险。既

然事情是这个样了，你必须使我有作为一个丈夫的权利来保护你；这样我们就一齐动身使你能为家庭尽到自己的责任。”

“哎呀，鲁本！”珍妮答道，“这是绝对不行的。赦免并不能恢复我妹妹的名誉，也不能使我适于作一位尊敬体面的牧师的妻子。如果他妻子的妹妹犯了那样的罪被判了刑，还有什么人会听他在圣坛上讲道呢？”

“但是，珍妮，”她的爱人辩驳说，“我不相信，也无法相信艾菲犯了那样的罪。”

“愿上帝为你这样说赐福给你，鲁本！”珍妮说。“但是旁人还是会把罪过归到她头上。”

“即使罪过真该归咎于她，也不会落到你头上呀。”

“唉，鲁本，鲁本，”年轻的姑娘答道，“你也知道那是影响全家的污点啊。以迦博——我父亲说过——荣耀已经离开我家了。最穷的人家都有自己的荣耀，因为他们有勤快的双手、圣洁的心灵和受尊敬的名声。而我们一家已经失去受尊敬的名声了。”

“但是，珍妮，你已经答应把终身许给我了呀。可你却决心不让别人保护你就上路吗？除了丈夫，谁能作你的保护人呢？”

“你是心地善良的好人，鲁本，我不怀疑纵然我蒙受耻辱你仍然愿意跟我结合。可是你也不能否认现在不是结婚的时候，不是出嫁的时候啊。不，即使注定要结婚，也应当是另外一个更适当的时候。还有，鲁本，你说什么一路上保护我，唉！又让谁来保护你、照料你呢？你才站了几分钟就已经四肢颤抖了，去伦敦那么远的路程你又怎么支持得住呢？”

“我的身体不是很强健、很好吗？”巴特勒说，可是四肢瘫软地沉坐到了椅子上。“至少到明天我就可以完全恢复健康了。”

“你知道，你明白，你应当让我一个人动身，”珍妮停了一会儿后说。接着握住他伸出来的手、亲切地凝视着他的脸继续说道：“你越是这样，我越发感到心疼。可是你必须为了珍妮的缘故坚强起来，因为如果她不是你的妻子，以后也决不会是别人的妻子。现在请把那份给麦卡拉莫的文件给我，为我祷告上帝，保佑我一路平安吧。”

珍妮冒险的决定，其中有某种传奇的色彩。但是巴特勒考虑再三，感到劝告看来改变不了她的决定，提建议也行不通。又经过一番无效的劝阻，他终于把她需要的文件交到她手里。那份卷在部队名册中的文件是他身体壮实的热情的祖父圣经·巴特勒遗赠给他的唯一纪念物。趁着巴特勒找文件的当儿，珍妮拿起了他的一册袖珍本圣经到手中。

“我已经用你的铅笔在一段圣训的地方作了记号，”她把圣经放回原处后说道。“那对我们两人都是有益的。还得麻烦你把一切事情告诉我父亲，鲁本。我本来就没有写长信的本事，现在更不行了。我把父亲完全托付给你照管了，我相信不久他就会答应让你看他的。等到你能和他谈话的时候，鲁本，你要为了珍妮的原故体谅老人的脾气，不要使用拉丁词和英语词，因为他是老一代的人，听不得苏格兰语以外的话，虽然我觉得那可能是不正确的。你自己少讲几句，要多让他讲，只有那样他才会使自己心安些。唉，鲁本，还有被关在黑暗监牢里的可怜姑娘！不过你心地好，用不着我说该怎么

做了，只要他们准许你探监，你是会尽可能去宽慰她的心。告诉她……我没法再说到她了，不然我就会伤心流泪，这对出门是不吉利的。愿上帝保佑你，鲁本！”

为了避免出现这个坏兆头，她赶忙走出屋子；同时又想使巴特勒的精神振作起来，脸上勉强露出一丝亲切然而悲哀的笑容。

珍妮象幻影一样从她进来和出去的门消失了，他也随之似乎失去了视觉以及说话和思考的能力。紧接着回到屋子的萨德尔垂向他没完没了地提问题。他连自己也不知所云地作了回答。客人大谈特谈法律上的问题，可他对此茫然不解。后来博学的市民想起了那天罗恩黑德的地方法院要开庭；虽然那天的案件没意思，他说他还是想去一趟，看看是否需要他做点什么，因为他和推事相识，那位正派的推事很希望他能给他在法律上出点主意。

他刚出了门，巴特勒就拿起了圣经，那本珍妮离开之前翻过的书。使他惊讶不止的是，一张包着几枚金币的纸片从书里掉到地上。她在《诗篇》第三十七篇第十六段和第二十五段用黑铅笔作了记号：

“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

“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

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这种在他拮据时以天意作为掩饰向他提供的慷慨支持，使他十分感动；他将金币放到嘴唇上，那种激动的心情跟守财奴爱钱如命的情形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如今他至高无上的雄心就是努力配得上她的圣洁